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選輯
郁繼垣選士參閱

舒楊二公集

奏疏

舒芬

隆聖孝以答人心疏　諫止北狩

臣聞帝王之行莫大於孝而其事莫大於送終故仲尼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言天子

之道惟孝足以答人心也孟軻曰事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 陛下之欲聖孝豈有大於今日之送終哉方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之崩也中外臣民皆以爲 陛下向在宣府稱是家裏身閒心樂歡喜自在必不歸也詎意 聞訃之日奔走哭臨此 聖衷一念天理之發可與爲虞舜周武者眞出於常情測度之所不及也臣雖哀號摧裂之際竊喜 陛下英斷謂或由從易月之 遺詔必不能已於終喪之至情是當三年之內深居 九重無復外

出。後所以哀慕痛切於　大行太皇太后者。以朝夕問安侍膳於　慈壽皇太后也。誠如是。則順德應於天下。令名垂於後世。舜武之孝可並稱矣。前日之狩懷來居宣府。天下之人。方大疑之。今日必釋然曰。皇帝明聖。非無事而空行。必有故而暫出。不然何其至孝與古帝王相似哉。荒繆淫嬉之謗。可以白於後世矣。昨者復聞傳奉　聖旨。云　大行梓宮近於開隧。欲往山陵。自行親視。臣竊疑　陛下此舉。乃一念天理之未充。人欲復得以乘之也。葢天理人欲之幾

甚微非講習之素未有不以人欲爲天理者何則於禮或違於法或乖則事雖天理亦人欲也 陛下欲視山陵以伸追望之情固天理也但以法論之不知祖宗以來有此故事乎果有之亦當謀於公卿大臣而後往如其無也則是哀不中節而入於人欲矣又欲於隨侍一應人員及擺路軍士人馬都不必用但少擇隨身輕騎徑往是 陛下不以一己之哀痛致臣民之悲號亦天理也但以禮論之不知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難有此輕身者乎不然則警蹕侍衛

之嚴何用于宮闈之內也此可見　陛下孝誠之未至天理之未充而人欲得以乘之也　陛下不亟審察則人欲之乘無有窮極臣恐一騎北奔之餘目中無山陵而有宣府雖大行梓宮有不遑恤者矣　聖德剛明必無此過但人欲之攻天理其執斷有不可者焉萬一視陵之後此心莫制而遂出關則是惟陛下荒謬淫嬉之謗終不可以白於後世羣臣不肖之罵天下亦不肯少貸以爲　陛下自疎絕之而善無與入也備顧問者人必罵之以膚淺而不能啓沃

司諫諍者。人必罵之以緘默而不能正救位公卿者人必罵之以庸劣委靡而不能輔導主持。夫使臣受罵於當時。　君受謗於後世　祖宗朝廷有不羞耻是皆一念之未充。人欲乘之之故也且人欲之乘天理其害豈止於是將使三綱盡淪九法盡斁君子盡制於小人中國盡入於夷狄而後已臣受聖賢之訓竊覺一念天理人欲之萌則戰戰兢兢恐底於隕身滅性之禍況　陛下受兩間之託寄萬民之命可以頃刻放肆而不審察於斯邪伏願　陛下由此奔喪

一念之孝誠充擴天理遏絕人欲深居　九重恭默
思道雖逾月釋服之後儼然煢煢在疚如成王免喪
朝廟之時於宣府所貯之財盡發之賑濟本鎮之貧
乏以償其半年士馬蹂踐之苦於邊將之冒賞貪緣
怯懦致寇以貽當宁之憂者降詔切責而戮尤駑下
者數輩以警其餘於宣府所居之室則毀之以絕遊
幸之念於宣府所嬖之人則誅之以銷怨望之變則
所以遏絕人欲者有實事矣脫　陛下以宣府之事
爲山陵之後終當一往則是諱以爲過而吝於改也

其何以明理欲之分而答天下之心哉臣待罪史館掌記時事與其記　陛下之過以取直於後代不若違　陛下之欲以致敬於當時故敢昌昧上陳伏願謀於老臣詢於良弼聽臣之言不爲此行以判天理人欲之大分則　聖學昭茲天下服矣

車服疏

嚴車服愼巡幸

臣聞臣之事君也陳善必有其幾救過必以其漸向者仰見　聖孝之隆敢昧死以天理人欲之際上陳者誠見　陛下可與爲周武大舜也伏於前月十二

日見大喪發行 陛下以孝誠痛切違先朝故事護
經送至山陵伏念曰 聖明眞見夫天理故動合於
道如此也及二十一日迎 孝眞太皇太后神主
陛下憫群臣立泥淖中又違先朝故事特命曰百官
免行禮竊伏念曰喪易寧戚 聖明眞見夫天理故
言合於道如此也故知為 天子者能擴充天理則
言動自合於道而禮儀制度固其所矣又何必故事
之循乎既乃馳一羸車從西長安門入徑至 奉天
殿前而使 孝貞太皇太后之主從之臣乃切痛

陛下講學之功未至故天理隨發人欲奪之雖言動有合於道不過天資之美也不然則羸車乃糞壤踏踐之物豈可驟馳於闕庭 孝貞作配茂陵於茲十一年未聞有失德也果何謂而不得正其終主從旁門而入邪害道傷化莫斯爲甚臣以 陛下必隨悔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而大臣以道自處者亦必極言救過以懾夫人望者矣潛聞側聽旬有餘日既不聞諫而新進小臣輒敢昧死言焉 陛下因巡邊至薊州也或逢山而獵或遇水而漁千乘萬騎之所臨

縣官廩餼多不能給。東奔西突之無定。武臣師律。有不敢加。六師擾攘。四民驚竄。小則奪人之雞豚。大則掠人之婦女。有上干天和。下召民怨者。然專雖得于風聲遮多乖于耳目。雖欲上言有不敢也。又況巡遊蒐獵。故帝王之所不廢。自非流連荒亡。史冊無訕焉。陛下好漁。請以觀魚言之。文王在靈沼而於牣魚躍詩則美之。隱公如棠觀魚者。春秋則譏之。何也。蓋文王循天理而與民偕樂。隱公則循人欲以快一己之樂也。 陛下豈不知以天理從事而聽臣之言哉。則

是雖不敢言亦若不必言也今者迹既昭於見聞事實干乎曲禮復容忍以成　陛下之過豈人臣哉臣不敢以遠引切見　祖宗大駕之制有板轎有步輦有大涼輦有大小馬輦有玉輅有大輅未聞有瀛車也蓋瀛車庶人所載乘者　陛下損至尊之等威而下列於庶人未之嘗聞也有邪媚之徒為　陛下解曰巡遊半年以來單車馬足習以為常而大輅袞冕實有所不便此臣所大惑也今夫大人君子必以冠冕佩玉為常使之袒裼裸裎則愧赧而不敢見人矣

走卒僕隷。必袒裼裸裎爲常。使之冠冕佩玉。必拘滯束縛。不能拜舞周旋矣。孰謂八葉　天子。乃不便大輅袞冕。而惟安於糞車褻服耶。自非溺於人欲。而失其羞惡之心。必不爲也。又或以爲治大法有不在此。則孔子告顔淵以百王之大法。自正朔韶舞之外惟。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已。自古聖賢嚴尊卑之分。定上下之制。豈有大於車服者哉。且　祖宗之制主必於午門。胙　孝眞大皇太后之主以從　陛下之駕。入於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

月巳丑車駕至自山陵。迎　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
史官宜知此義。
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甍書地不書人之法求之
則　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夫人之行莫大於
孝莫大於送終故孔子述孝經而以喪親終焉　陛
下方隆聖孝而致　太皇太后負不得正終之冤豈
可以言孝哉是以大廟祔主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或
者　太皇太后激怒於上天冀　陛下悔過以明其
疑謗也臣待罪史官凡　陛下一動一言敢不實錄
若悛戾之勇郊天之誠奔喪之孝恤刑之仁救荒之

恩分封之恩實所目擊他日固將大書以爲美談矣漁獵之荒嬉經筵之廢弛儒紳之疎遠耳目之壅蔽亂祚之不憂亦所目擊他日雖爲　陛下諱而四方野史亦將記之故古之聖君有其位必盡其道戰兢惕厲不敢以位爲樂也樹誹謗之木設諫諍之官採過去非遠讒絶惡唯恐一言一動違於天理流於人欲也今　陛下溺於人欲以樂天位群臣復泄泄沓沓無所主持是以比者天災地變紛於奏章盜民餓莩徧於天下其尤異者陵寢之上雷震明樓皆天示

怒於　陛下也君臣之間曾恐懼而修省之乎姑以一二言之狎於蕃僧則自稱大勝法王昵于邊將則自稱威武將軍羞騰打乾致上供有不足之懼馳驅徹夜致下人有不遜之言凡此顛倒昏瞀之事誠有不忍言者謂非逆理可乎臣昨者又聞車駕消息將往延綏以臣微賤安能制　陛下之行哉但恐復不謀於公卿而不備乎法駕則等威有愧於　帝王服御下同於士卒其所感召有大憂者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十年此其戎乎其後晉

果遷戎於伊川彼賤丈夫也猶足以槪感況以天下之主其所感召可不愼哉伏願陛下獨斷於中博采於外不復巡幸乃悔過第一義也苟溺於人欲而不能制延緩之行亦必尊祖宗巡狩之典儼帝王法度之儀乃改過第二義也臣惟知有懷必吐之爲忠而昧於未信而諫之爲謗惟聖慈矜宥惻其心而察其心則宗社幸甚

留駕疏

臣等切見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

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官等猶以爲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　陛下兩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爲急竭其才力以供萬一群聚嚇呼爲禍不細且　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所至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　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

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由此觀之。則 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 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 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 聖嗣未育。故凡

切至此真有大臣之風

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 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 陛下言者。洎右有

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以此獲罪闕中杖幾死）（濮巡幸）
為市廛。以 陛下為奕棋。以除華年間事為故事也
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 陛下耳。
使 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
輕褻而漫遊哉。夫以 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
鋤兇邪。私愛莫奪。苟有良媺為 陛下責難陳善。以
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為者。矧於 宗社。計治亂
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大學生。猶不惜
殺身徇國。況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 陛下國士之

遇者哉，伏（時欲圖遊各省往行任處於晉崇下旋康壽汝驥也）願憐察臣等懇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　陛下眞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

乞命婦朝賀疏　命婦朝賀

臣竊見本月十九日報，光祿寺爲供應事，照得本年二月三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例該欽賜文武百官壽麪，欽照例備辦，奉　聖旨是，竊意諸命夫筵宴於外，則諸命婦必朝賀於內。　陛下至

孝外彰。皇太后歡顏內動。眞足以追想武宗皇帝[illegible]詔明文武斷爲天下得人、皇太后慈闈之奉萬萬歲有此日也。本月二十六日、乃復見報二十五日、禮部官奉聖旨、二月三十日、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命婦免朝賀欽此、竊意禮以飭敬、儀以飭情、近者災變之象、上下交見溝壑之民父子相食、陛下於一節禮儀所以自待者。皆損抑之。固聖心兢惕畏天命而悲人窮也若夫皇太后聖旦。乃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

之歡心以事其親也亦遽傳免以事失輕重恐啟以
禮衰情以儀薄矣使此事出於 皇太后 陛下亦
未宜將順使此意出於 陛下 皇太后亦殊覺悽
凉此報一出人心驚疑夫以 皇太后承事 孝皇
十有八載 母儀天下十有六年奉 陛下 宗社
大計其情固欲親之也 陛下承繼大統與祖爲體
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 太祖高皇帝制服
之意則是 陛下於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
矣 大君禮法之宗大臣禮法之守也以職在紀述

不敢僭言。唯免命歸朝 賀一節事體雖若非大感

應恐亦不小。若果爲 皇太后之意。仍乞宣示 懿

旨以釋群疑若或爲 陛下之意伏乞別降 綸音。

以彰至孝臣誠愚昧行且隱淪然區區感激之私未

常不以堯舜之道望 陛下也顧 天威嚴重。聖

旦期迫不能盡所欲言耳臣誠惶誠恐云云

疏　　楊慎

丁丑封事

奏爲請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

用修傳推直亮然集中經濟之文絕少嘉靖六禮封事亦未之見也故僅存此篇

日未還。臣等聞之，躑躅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以風聞上瀆　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敷奏，輔臣遠追於郊，卿寺列次于門，居而不知其忽行，行而不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　聖心之欲往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者無輕舉，無妄動，非無事之遊，故說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

蹕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迾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則必有意外之悔。今皇天所付之中國在陛下。祖宗所傳之神器在陛下。兩宮之孝養在陛下。臣民之瞻仰在陛下。柰之何其不重且愼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里之外。尙且囊衣裹以禦寒暑。佩弓刀以備盜賊。陛下暴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等之所未解也。中外意向。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堅爲此行者。豈謂邊境有山

川之美，物產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乎。臣等謂此逆旅之觀，非崇高之所事也。又豈謂胡虜侵犯我疆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飭我防守乎。臣等謂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舍崇高之極，而爲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責，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于衆。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千人億萬人，則千人億萬人以爲不可行矣。陛下初謀此行，畿內

連月大雨滹道。及車駕至止昌平。京城晝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天心仁愛 陛下。欲留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 天意昭然。不可信乎。況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器。不如往日。萬一偵騎乘虛。惡氣卒至。如去年白楊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猾虜之鋒。其不可不預爲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穆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常深夜微行。致有逆旅之辱。觀之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己巳。未及百年 也。當時尚賴中國之運。荷宗社

之璽用誅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既如彼驗之已已又如此 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爲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官宜書時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有今之視昔與其令後世觀之以爲今日之譏孰若今日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爲陛下陳之伏望 聖明俯從輿情早還 宮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盛翼進隣汝 參閱

汪中丞奏疏

疏 汪文盛

重明詔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懲奸隆治

先該兵部爲開讀事、題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并在京親軍衛分、便差風厲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

各一員、遵照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成
官二員、會同清查、又該兵科等科都給事中汪玄錫
等、亦爲前事、題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官員、務要秉
公持正、悉心查革、毋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道、臣等
會同監察御史鄭本、公通行五軍都督府、幷錦衣等
衛所、查取應革官旗、備細親供文冊、及該武選職方
二司、各將節年奏帶舊例、及陞官堂稿、開送前來、又
准職方司手本、開稱太監陸誾等、原無奏帶姓名、其
錦衣衛、會同委官千戶陳澍李經、通行逐一查對磨

筭應存應革職級明白備造文冊及將查無奏帶并奏帶舊例及寧夏山東河南四川等處奏帶過多功（武弁來年武職冒濫奏帶陋習甚多及至世）（新查革為之一清然以邪援倖進收多等不能知）次冒濫緣由具本題奏　聖旨是這冒濫人員既會（原革之數）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事下該部遵尚書彭澤應召始至條詳斟酌至再至三謬謂臣等仰承　皇上更化善治之美意祗奉詔書裁革冒濫之明條乃於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役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積年宿蠹一旦頓清蓋罄竭將順之誠渺成塞違之治所謂有君如此焉忍負之題奏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贓官革
畫職級的還他官帶閒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
部裡及該科參奏重治茲實恭惟 皇上秉乾之健
繼離之明斷自宸衷法由近始十七年冐官之弊蕩
滌於臨御之初數千員冗食之徒釐革於詔令之下
夤緣鑽刺者無所庸其技能媕婀脂韋者不敢樹其
黨與真明詔所謂昭德塞違更化善治而尚書彭澤
等祇承明命奉行唯謹中興大業千載一時執此以
往則邊庭無解體之將戰陣得用命之士國祚可以

靈長倉庫可以克實生民可以不至於流離盜賊可以不至于繁興頹壞之紀綱可以復振廢弛之法度可以復張可謂國家百餘年來甚盛之舉也命下之日雖五尺童子猶知稱快而華畫職級人員復蒙給與冠帶並得保全身家已從輕典實荷殊恩被華之人俛首帖耳無復敢有異議矣詎意社鼠城狐尚爊烓之難盡蠅營蚋集顧驅去而復來以致明詔之頒甫及一年華官之令纔行八月而劉纘等乃敢蹈抗違之渠逞狂悖之詞引類呼朋動以數十抗違奏擾

已至再三侮弄朝廷蔑弃憲典左右侍臣陰爲庇護
蒙蔽 聖聰欺罔 天聽 陛下不亟加誅竄乃有
看了來說之命夫倖門一開其勢難塞臣等竊恐自
今已往閫閾之排皆前日冒濫之輩綸綍之下盡更
改新詔之旨羣邪相援以干進小人躡踵以求倖詔
令不行所司終無奉上之公議論徒多大臣終無佐
國之實公斂其怨私受其福公賣其名私享其實將
見本部及該司官員祗供查復冗官簿書勞瘁力或
不給而日亦不足矣欲望其罄竭忠誠展布四體修

舉邦政。整理戎務。其可得哉。夫今之爲郡守邑令者其始至也。必有號令以治一郡一邑之人。守而不變治乃有成。使朝令而夕改之。則一郡一邑之人。終不可得而治也。矧 皇上位以龍飛。文以虎變。踐祚之詔。羣聽屬心。曾幾何時。而變更紛紛。其何以鼓舞天下哉。且近年以來。俗尚姑息。政務容養。浮薄之人。任耳弃目。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轉相傳播。或謂臣等奉行明詔。裁革太峻。或謂流賊功次。不宜類革。殊不考臣等祗奉詔例。未嘗於條格之外。任情有所裁抑。流

賊功次不犯詔例者、何嘗不存、一資一級、必覈所由、或去或留、必求其當、載在文冊、頗極詳明、如張承之在寧夏、攘奪邊功、以私部下、谷大用陸誾張忠之征河南山東、夤緣特旨、致陞官旗六百餘人、與夫奸細妖言之究、設立名色之功、傳乞之濫、奏帶之多、選法之壞、紀驗之冒、報功之弊、臣等前者論之詳矣、今姑自劉瓚陸宣等六十九人而言之、明詔革官之條目一十有三、而劉瓚陸宣等、或一人之身而十三條皆犯、其不盡然者、則自所犯之條、從而遞減焉、不華於

此必華於彼也。一曰傳陞、則陸宣陸永姚鑑俞昂尹海王慶泰王有之也。二曰乞陞、則陸宣陸永陸旺陸昶鄧華周海賈文鐸韋章鄧永陶欽有之也三曰例外奏帶、則劉費陸宣葉鳳儀楊永通張鑑秦聰甯潤李寰楊張王禮劉和韋縉劉綸秦淮吳瑾姚鑑李彥實高堂張榮蕭義韋章甄忠王艮王言馬清用厰陶淮許鋼鄧華周堂周浩鄧永饒寬朱繼宗陳保賈文鐸吳淮金安王世麒王慶李芳張鑑王晏有之也四曰報効、則蕭敬陸永劉和劉綸陳紀陸旺神政高堂

陸愬劉勳杜剛秦琳鄭宏秦鉞秦忠吉方兪昂潘浩尹海秦忠秦玉魏順孫葉王晏張信凡不由奏帶者皆是也。五曰一人數處報功、則秦琳之八處蕭通之六處秦玉蕭謙陸永韋章王良之五處陸宣郭鈗秦聰張余安鄧葉朱繼宗秦鉞李芳劉綸之四處葉鳳儀楊永通秦淮吳淮吳瑾王彪劉勳馬清田厥周堂劉永劉棵張榮之三處皆是也。六曰一時兩三處報功、則秦聰四川之功方歴而河南之功即至蕭通滄州之功未歴而甘肅遼陽之功又至是也。七曰併功、

則陶欽陸承王晏是也、八曰冐籍、則黄璉張信是也

九曰各邊不曾斬首巧立名色、則陸宣郭鋭陸承秦琳王禮劉勤蕭義陳保甄忠王艮王言張余安田嚴鄧葉朱繼宗秦玉是也。十曰兵部擬賞奉　旨陞級則寗潤秦聰張鑑蕭通韋緍王禮陳恕賈文鐸尹海張信蕭韺劉和是也。十一曰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强賊。一應陞授職級、則陸宣秦琳秦聰梅張寗潤吴埜王言魏順蕭義張余安吴淮李芳是也

十二曰大同應州功次冐濫、則蕭韺秦聰劉和蓋松

劉櫟張信劉綸潘浩韋章張佘安是也。十三曰納冠帶。止許於授實職役上加陞。則魏順之冠帶舍人武舉陞署一級止該署冠帶小旗是也。數內如蕭撰書通蕭義太監蕭敬家人也。陸宣陸永陸旺陸恕太監陸誾家人也神政奸黨神周家人也。秦玉秦聰秦琳秦忠秦鉞太監秦德家人也張佘安劉勤太監今降級張永家人也。潘浩太監潘亨家人也。劉和太監劉恭家人也。王彪太監王銘家人也。甄忠太監甄瑾家人也。鄧禁太監鄧敏家人也。田服田監丞家人也。賈

文鐸太監賈和家人也韋聰太監韋興家人也周浩周堂太監周景家人也尹海太監尹生家人也中間或爲錢寧之腹心或爲張銳之牙爪或爲江彬之鷹犬乘時射利挾勢害人正德年間敗壞國家之典常變亂 祖宗之法度蠹窃 朝廷之名器咇剝生民之膏血虧損海内之元氣致四方之盜賊蜂起召連年之災異相仍皆此輩爲之也既幸逃兩觀之誅當省愆而思過乃敢鼓三寸之舌欲誣上以行私臣等又就其所言而畧辨之夫部書内開正德元年以後

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報功。除原
祖職役照舊、其餘盡行除革。正爲各處總兵太監提
督總制等官奏帶之濫而言。夫五名三名之例、專言
鎭守分守、而侍衛上直人員、不許奏帶之例、則合總
制提督等官而言之也。若謂鎭守奏帶有例、而總制
等官無例、則查革之明詔、可以廢格、而冒濫之宿弊。
何必湔除。況先年事例。豈能盡合 祖宗之舊章。而
嘉靖詔條、則爲我朝之所未有。今不遵詔旨。乃是昔
而非今、謬爲引援、肆舞文而弄法、情甚可惡。罪不容

誅。其以馬璓李林等比援爲例。尤爲誕謾之甚。臣等

查得馬璓係弘治年間百戶。註調河南鈞州守禦所

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攻劫鄉村。本官隨哨斬獲首

級五顆。陞副千戶。及因流賊攻圍州城。本官與知州

李邦彥。協力戰守。巡按御史勘報。本官部下擒斬數

多。守城有功。兵部覆題。與李邦彥各陞二級。陞指揮

僉事。並不係奏帶出京人數。與韓宸繆瑾劉瑾劉銑

胡寛既奉傳乞。又非例外報効。一人數處等項。無從

查革。安得比以爲例。又該兵部題查得官軍就陣擒

斬强賊申寗頭等、一百六十餘名顆、該紀功官覈實
將官軍李林等六十餘員名、准陞一級、其黃景山等
三百餘員名、擬賞後太監張忠等陳乞又將擬賞人
員通行加陞、臣等議將李林等就陣擒斬兵部擬陞
者存留、而中間又係一人數處報功、并冒籍等項者、
必革無疑、存留之數、蓋亦不多。其辭賞乞陞三百餘
員名、并緝獲夥內零賊陞級者、盡行除革、今革盡者、
妄謂臣等將正德年間於例無碍、存留一二級者。則
又比以爲例、若此而可比則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亦

有冒濫如今日所當革者，臣等又豈違詔例而追革之乎。洗垢求痕，吹毛覓瘢，揮空爲有，轉白爲黑，提輕當重，引分至尺，何其欺罔之甚耶。且混冊李林等三十員，馬琇等百餘員，不列姓名，殊無根據，徒欲顚倒是非，亂人聞聽，以文其奸耳。臣等職忝所司，先是誤蒙簡命，悉心查革，惟知奉行明詔，罔復顧忌，夙夜從事，而臣等亦自謂殫盡心力，庶幾無有遺憾矣。奈何劉纘等勾連成黨，朋比爲奸，借力回天，挾貲通神，朦朧奏辯，旣而尚書彭澤等知明詔之不可不遵，知罔

功之不可不革。知公論之不容但已。知臣等之不出於私。力遏群奸。抗辭執奏。中外之人。咸謂　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將劉纘等拏送法司。置之重典。以為抗違奏擾者之戒。不意　陛下徒是該部之言。而復貰劉纘等之罪。雖於裁革職級。無所改更。而於前後詔旨。尚有未信。夫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及稱報効。在各邊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二三處。濫功。或併功陞授官旗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皆除

革。敢有抗違妄奏者俱問發邊衛充軍。此 陛下郎位之詔也。被革人員有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叅奏重治。此該部覆題臣等所奏。奉 陛下近日之明旨也。且臣等革過劉纘等六十九人職級。無一人非詔例之所當革。該部前後查覆。無一人有所虧枉。今劉纘等兩次奏辯。則是抗違妄奏。旣犯明詔問發充軍之條。朦朧奏辯。又犯 陛下叅奏重治之旨。此而可使。則號令不足以示信。法禁不足以懲奸。叅奏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厄而不行。奏辯之言非而抗違

之情置而不問枉直並存可否淆亂臣等切恐四方聞之得以輕議其新政且璫等小人微如蟣蝨何足愛惜而 陛下以身庇之此蓋 陛下左右近倖之人或納其賄賂或私其黨與或欲市私恩以陰結邪類或欲假寵昵以干預朝政爲之巧說陰謀以誤 陛下也如蒙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大柄不可下移、近習之言不可輕信、名器之重不可假人、嘉靖之詔令不可漸改、正德之弊源不可復開、小人之志不可寖長、天下之事不可再壞。

俯從臣等所言將劉纘等拏送法司遵照詔旨從重處治則人心知畏法令不撓中興之治　陛下可垂拱而成矣

章給諫奏疏

疏　　章僑

糾劾近倖疏

先是東廠太監芮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奏追勘誤蒙　陛下過聽不疑輒差官校將知府郭九皋等一千人犯拏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

給事中劉濟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陛下褒崇獎借後美溢情雖古寺人披呂强張承業秦翰等若無出其右者使誠操守而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爲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奈之何其不然耶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厰名爲緝事衙門（緝事止此）京城內外容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外方民（得京城內外事不得奏受遠方人詞）詞景賢無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鋭張雄等雖嘗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嘗

理則送法司景賢招權無上作威作福而皆出銳等下罪二受詞謀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民　英宗爲之禁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已景賢奏差此輩手握駕帖兩處拏人未免騷擾地方罪　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侯今之所謂方面　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異效璽書褒嘉九臯雖

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虜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乎。辱　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時。臣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乖謬。其必千戶陶淳爲之。今而曰未嘗被其愚弄

庸皆理刑千戶正爲內臣出脫耳今自任其事是明與建言者樹敵也

將誰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爲陶蝎。豈景賢獨不之知。邢政主文于內。陶淳行事于外。彼此相扇搆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指陶淳罪狀。不聞景賢考

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承平而在蕭牆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猛狗之力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 祖宗有神靈 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廉靜不如是也向令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爲之訟者有說也邇今輕信一民人而使拿一官府自此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成法之良蠹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誠 陛下者前有崔文今有芮景賢矣可勝誅哉

爲景賢討開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開景賢之賢也如此而能不憚改過裨補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之可也如其執迷自是不能會釋終爲亂法之臣乞將景賢罷斥將陶淳邢政拏送法司將郭九皋等一干人犯攸付相應衙門問理速罷差遣天下幸甚

追罷遣差疏 罷遣織造

臣愚無狀頃于織造一事過爲憂時之計冐進逆耳之言言在帑節意在專差蓋庶幾乎范祖禹所謂先

事之戒者。殆猶持束艸而障必潰之波。以杯酒而救已然之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旣而該監局果有此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遣官之命。竟由中出。懸河無所施其辯。而回天無所庸其力。天下又必有咎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爲　陛下從長再籌之。嘗聞中興之君。與創業等。　陛下起自藩服。再開天地。則宜以　太祖　太宗爲法。蘇杭遣官織造。國家令典原無登載。雖曰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時天下民物富盛。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所不如者。前日該

推論祖。

宗令甲與近年事例不同。則內官之應遣與否。昭然可知矣。

部之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積蔽未起。嘉靖之新恩未孚。議者乃欲急急于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審處耶。何者。陛下力行初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旋踵而弃其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旣開。百孔沸出。正恐元祐之補緝。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又況奇災酷戾。布滿寰區。東南水旱。有白頭老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陛下不聞之邪。正宜下罪己之詔。開直言之路。以博求所謂賑恤之方。祈禱沃焦。如恐

弗及。奈何以此舉爲亟乎。儻聞四遠。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聚曰。十五六年未有之餘。延望今日。乃爾其終窮矣。土崩瓦解。不可復合。誰謂東南之民素弱。不足以煩九重之慮哉。譬之羸瘠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亡之道。國家以東南爲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以保其安康者也。爲今之計。上焉者望 陛下儉德令圖。服澣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尊意培養。二三十年。日不道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足。百姓富實。如文景如成康。如 祖宗之舊可也。

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必不可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造。以時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之跋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官者。亦宜遲緩數年。候天道順成于上。人情歡洽于下。東南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簡內臣之賢者一人。去彼勾當。卽回。庶不煩擾地方。亦可也。三者之外。無長策焉。今此舉雖所遣得人。未必皆飢虎之流。而所用叅隨。能不縱猛狗之噬。臣又訪得積年叅隨之官。或官襲纓紳。父子兄弟。

世濟其凶。論撥罷不遺其奸。語誅求必盡其術。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以射厚利按之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參隨中之鷹犬。織造中之蟊賊也故今傳聞此輩。皆悉力營辦。以為肥已之圖。中官之奸事。而不惟大計者。則又從而亟欲和成之。意利歸參隨。怨歸中官。利歸中官。怨歸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之。其于治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覩者。 陛下曾一慮及此否耶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謹微杜奸

邇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內使谷大用奏爲懇乞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爲此輩所惑而臣切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幸未即誅方將喘息不寧猶恐不得首領已沒而何敢于自鳴哉其爲此謀蓋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羸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爲過慮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

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八黨之兇醜十年之禍而汚我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節奉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　先帝朋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宮闈竊弄威柄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殺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賂盜竊名器冐濫爵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且寬處谷大用丘聚降俸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年四月之明旨也禁其貴緣則曰谷大用魏彬張永

等首先黨比蠱惑專權亂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繼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社稷貽累　先帝俱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黜革豈容貪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即引明旨以立說不須另而意已明矣）嘉靖元年十月之明旨也夫天語戒嚴威于雷霆凛于鈇鉞由前旨則大用等死有餘辜由後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瞯何所倚賴故違詔旨而敢于陳乞如此敘恭迎之勞懷　東陵之

便。假生還之請投于進之機旣誤　先帝復欲誤
陛下。旣誤　先帝于御前復欲誤　先帝于　原陵
其爲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辦而
痛逬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忘。一邪先
登。群兇競起擅久僨之毒。而甘心于熟路不但一大
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　先帝旣誤　陛下容再誤
耶。且今左右諸臣。號爲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
夾持。共塞蹊徑。將小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處不及
此。而輕啓其竇。致被復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

之所過處尤左右之所黨惡者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閒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未爲不幸顧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貨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爲白倒上以爲下權門乞哀態家致佻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迹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陛

下大奮乾剛申嚴巽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决不復用之意然後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加鈐束其有夤緣如谷大用等前項罷閑官吏人等希圖復用蠹害新政者宜著緝事衙門通行訪拿斥逐務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勵精之治厥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